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十九卷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

擾擾勞生，待足何時足？據見定，隨家豐儉，便堪龜縮。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防世事多翻覆。枉教人白了少年頭，空碌碌。

此詞乃是宋朝詩僧晦庵所作《滿江紅》前闕，說人生富貴榮華，常防翻覆，不足憑恃。勞生擾擾，巴前算後，每懷不足之心，空白了頭沒用處，不如隨緣過日的好。只看來時嘉祐年間，有一個宣義郎萬延之，乃是錢塘南新人，曾中乙科出仕。性素剛直，做了兩三處地方州縣官，不能屈曲，中年拂衣而歸。徙居余杭，見水鄉頗澤，可以耕種作田的，因為低窪，有水即沒，其價甚賤，萬氏費不多些本錢，買了無數。也是人家該興，連年亢旱，是處低田大熟，歲收粗米萬石有餘。萬宣義喜歡，每對人道：「吾以萬為姓，今歲收萬石，也勾了我了。」自此營建第宅，置買田園，扳結婚姻。有人來獻勤作媒，第三個公子說合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孫女為室，約費用二萬緡錢，才結得這頭親事。兒子因是駙馬孫婿，得補三班借職。一時富貴熏人，詐民無算。

他家有一個瓦盒，是希世的寶物。乃是初選官時，在都下為銅禁甚嚴，將一個錢市上買這瓦盆來盥洗。其時天氣凝寒，注湯沃面過了，將殘湯傾去，還有傾不了的，多少留些在盒內。過了一夜，凝結成冰，看來竟是桃花一枝。人來見了，多以為奇，說與宣義，宣義看見道：「冰結攏來，原是花的。偶象桃花，不是奇事。」不以為意。明日又復剩些殘水在內，過了一會看時，另結一枝開頭牡丹，花朵豐滿，枝葉繁茂，人工做不來的。報知宣義來看道：「今日又換了一樣，難道也是偶然？」宣義方才有些驚異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且待我再試一試。」親自把瓦盒拭淨，另灑些水在裡頭。次日再看，一發結得奇異了，乃是一帶寒林，水村竹屋，斷鴻翹鷺，遠近煙簾，宛如圖畫。宣義大駭，曉得件奇寶，喚將銀匠來，把白金鑄了外層，將錦綺做了包袱，襲珍藏。但遇凝寒之日，先期約客，張筵置酒，賞那盒中之景。是一番另結一樣，再沒一次相同的。雖是名家畫手，見了遠愧不及，前後色樣甚多，不能悉紀。只有一遭最奇異的，乃是上皇登極，恩典下頒，致仕官皆得遷授一級，宣義郎加遷宣德郎。效下之日，正遇著他的生辰，親戚朋友來賀喜的，滿坐堂中。是日天氣大寒，酒席中放下此盒，灑水在內，須臾凝結成象。卻是一塊山石上坐著一個老人，左邊一龜，右邊一鶴，儼然是一幅「壽星圖」。滿堂飲酒的無不喜歡贊歎。內中有知今識古的士人議論道：「此是瓦器，無非凡火燒成，不是甚麼天地精華五行間氣結就的。有此異樣，理不可曉，誠然是件罕物！」又有小人輩翬肩諂笑。掇臀揅屁稱道：「分明萬壽無疆之兆，不是天下大福人，也不能勾有此異寶。」當下盡歡而散。

此時萬氏又富又貴，又與皇親國戚聯姻，豪華無比，勢倣非常。盡道是用不盡的金銀，享不完的福祿了。誰知過眼雲煙，容易消歇。宣德郎萬延之死後，第三兒子補三班的也死了。駙馬家裡兒女婿既死，來接他郡主回去，說道萬家家資多是都尉府中帶來的，伙著二三男婦，內外一搶，席捲而去。萬家兩個大兒子只好眼睜睜看他使勢行兇，不敢相爭，內財一空。所有低窪田千頃，每遭大水淹沒，反要賠糧，巴不得推與人了倒乾淨，憑人占去。家事盡消，兩子寄食親友，流落而終。此寶盒被駙馬家取去，後來歸了蔡京太師。

識者道：「此盒結冰成花，應著萬氏之富，猶如冰花一般，原非堅久之象，乃是不祥之兆。」然也是事後如此猜度。當他盛時，那個肯是這樣想，敢是這樣說？直待後邊看來，真個是如同一番春夢。所以古人寓言，做著《邯鄲夢記》、《櫻桃夢記》，盡是說那富貴繁華，直同夢境。卻是一個人做得一個夢了卻一生，不如莊子所說那牧童做夢，日裡是本相，夜裡做王公，如此一世，更為奇特。聽小子敷衍來看：

人世原同一夢，夢中何異醒中？

若果夜間富貴，只算半世貧窮。

話說春秋時魯國曹州有座南華山，是宋國商丘小蒙城莊子休流寓來此，隱居著書得道成仙之處。後人稱莊子為南華老仙，所著書就名為《南華經》，皆因吐起。彼時山畔有一田舍翁，姓莫名廣，專以耕種為業。家有肥田數畝，耕牛數頭，工作農夫數人。茆簷草屋，衣食豐足，算做山邊一個土財主。他並無子嗣，與莊家老姥夫妻兩個早夜算計思量，無非只是耕田鋤地、養牛牧豬之事。有幾句詩單道田舍翁的行徑：

田舍老禽性夷逸，僻向小山結幽室。
生意不滿百畝田，力耕水耨艱為食。
春晚喧喧布穀鳴，春雲靄靄簷溜滴。
呼童載犁躬負鋤，手牽黃犢頭戴笠。
一耕不自己，再耕還自力。
三耕且插苗，看看秀而碩。
夏耘勤勤秋復來，禾黍如雲堪刈姪。
擔簞負囊紛斂歸，倉盈囷滿居無隙。
教妻囊酒賽田神，烹羊宰豚享親戚。
擊鼓咚咚樂未央，忽看玉兔東方白。

那個莫翁勤心苦抵，牛畜漸多。莊農不足，要尋一個童兒專管牧養。其時本莊有一個小廝兒，祖家姓言。因是父母雙亡，寄養在人家，就叫名寄兒。生來愚蠢，不識一字，也沒本事做別件生理，只好出力做工度活。一日在山邊拔草，忽見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過，把他來端相了一回，道「好個童兒！盡有道骨，可惜癡性頗重，苦障未除。肯跟我出家麼？」寄兒道：「跟了你，怎受得清談過？」道人道：「不跟我，怎受得煩惱過？」也罷，我有個法兒，教你夜夜快活，你可要學麼？」寄兒道：「夜裡快活，也是好的，怎不要學？師傅可指教我。」道人道：「你識字麼？」寄兒道：「一字也不識。」道人道：「不識也罷。我有一句真言，只有五個字，既不識字，口傳心授，也容易記得。」遂叫他將耳朵來：「說與你聽，你牢記著！」是那五個字？乃是「婆珊婆演底」。道人道：「臨睡時，將此句念上百遍，管你有好處。」寄兒謹記在心。道人道：「你只依著我，後會有期。」搶著漁鼓簡板，一唱道情，飄然而去。是夜寄兒果依其言，整整念了一百遍，然後睡下。才睡得著，就入夢境。正是：

人生勞擾多辛苦，已遜山間枕石眠。

況是夢中遊樂地，何妨一覺睡千年！

看官牢記話頭，這回書，一段說夢，一段說真，不要認錯了。卻說寄兒睡去，夢見身為儒生，粗知文義，正在街上斯文氣象，搖來擺去。忽然見個人來說道：

「華胥國王黃榜招賢，何不去求取功名，圖個出身？」寄兒聽見，急取官名寄華，恍恍惚惚，不知塗抹了些甚麼東西，叫做萬言長策，將去獻與國王。國王發與那拿文衡的看閱，寄華使用了些馬蹄金作為贄禮。拿文衡的大悅，說這個文字乃驚天動地之才，古今罕有。加上批點，呈與國王。國王授為著作郎，主天下文章之事。旗幟鼓樂，高頭駿馬，送人衙門到任。寄華此時身子如在雲裡霧裡，好不風騷！正是：

電光石火夢中身，白馬紅纓衫色新。

我貴我榮君莫羨，做官何必讀書人？

寄華跳得下馬，一個虛跌，驚將醒來。擦擦眼，看一看，仍睡在草鋪裡面，叫道：「嚇，嚇！作他娘的怪！我一字也不識的，卻夢見獻甚麼策，得做了官，管甚麼天下文章。你道是真夢麼？且看他怎生應驗？」嗤嗤的還定著性想那光景。只見平日往來的鄰

里沙三走將來叫寄兒道：「寄哥，前村莫老官家尋人牧牛，你何不投與他家了？省得短趁，閒了一日便待嚼本。」寄兒道：「投在他家，可知好哩，只是沒人引我去。」沙三道：「我昨日已與他家說過你了，今日我與你同去，只要寫下文券就成了。」寄兒道：「多謝美情指點則個。」

兩個說說話話，一同投到莫家來。莫翁問其來意，沙三把寄兒勤謹過人，願投門下牧養說了一遍。莫翁看寄兒模樣老實，氣力粗勞，也自歡喜，情願僱傭，叫他寫下文卷。寄兒道：「我須不識字，寫不得。」沙三道：「我寫了，你畫個押罷。」沙三曾在村學中讀過兩年書，盡寫得幾個字，便寫了一張「情願受僱，專管牧畜」的文書。雖有幾個不成的字兒，意會得去也便是了。後來年月之下要畫個押字，沙三畫了，寄兒拿了一管筆，不知左畫是右畫是，自想了暗笑道：「不知昨夜怎的獻了萬言長策來！」搶著筆千斤來重，沙三把定了手，才畫得一個□字。莫翁當下發了一季工食，著他在山邊草房中住宿，專管牧養。

寄兒領了鑰匙，與沙三同到草房中。寄兒謝了沙三些常例煤錢。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，依著道人念過五字真言百遍，倒翻身便睡。看官，你道從來只是說書的續上前因，那有做夢的接著前事？而今煞是古怪，寄兒一覺睡去，仍舊是昨夜言寄華的身分，頂冠束帶，新到著作郎衙門升堂理事。只見躊躇躑躅，一群儒生將著文卷，多來請教。寄華一一批答，好的歹的，圈的抹的，發將下去，紛紛爭看。眾人也有服的，也有不服的，喧嘩鬧嚷起來。寄華髮出規條，分付多要遵繩束，如不伏者，定加鞭答。眾儒方弭耳拱聽，不敢放肆，俱各從容雅步，逡巡而退。是日，同衙門官擺著公會筵席，特賀到任。美酒嘉肴，珍羞百味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大家盡歡。直吃到斗轉參橫，才得席散，回轉衙門裡來。

那邊就寢，這邊方醒，想著明明白白記得的，不覺失笑道：「好怪麼！那裡說起？又接著昨日的夢，身做高官，管著一班士子，看甚麼文字，我曉得文字中吃的不中吃的？落得吃了些酒席，倒是快活。」起來抖抖衣服，看見襪襪，歎道：

「不知昨夜的袍帶，多在那裡去了？」將破布襖穿著停當，走下得牀來。只見一個莊家老蒼頭，奉著主人莫翁之命，特來交盤牛畜與他。一群牛共有七八隻，寄兒逐只看相，用手去牽他鼻子。那些牛不曾認得寄兒，是個面生的，有幾只馴擾不動，有幾只奔突起來。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。寄兒趕去，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。那些牛不敢違拗，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著，寄兒慢慢喂放。老蒼頭道：「你新到我主翁家來，我們該請你吃三杯。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，這早晚他敢就來。」說未畢，沙三提了一壺酒、一個籃，籃裡一碗肉、一碗芋頭、一碟豆走將來。老蒼頭道：「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吃三杯，你早已辦下了，我補你分罷。」寄兒道：「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？我又沒得回答處，我也出個分在內罷了。」老蒼頭道：「甚麼大事值得這個商量？我們盡個意思兒罷。」三人席地而坐，吃將起來。寄兒想道：「我昨夜夢裡的筵席，好不齊整。今卻受用得這些東西，豈不天地懸絕！」卻是怕人笑他，也不敢把夢中事告訴與人。正是：

對人說夢，說聽皆癡。

如魚飲水，冷暖自如。

寄兒酒量原淺，不□分吃得，多飲了一杯，有些醺意，兩人別去。寄兒就在草地上一眠，身子又到華胥國中去。國王傳下令旨，訪得著作郎能統率多士，繩束嚴整，特賜錦衣冠帶一裘，黃蓋一頂，導從鼓吹一部。出入鳴騶，前呼後擁，好不興頭。忽見四下火起，忽然驚覺，身子在地上眠著，東方大明，日輪紅燄燄鑽將出來了。起來吃些點心，就騎著牛，四下裡放草。那日色在身上曬得熱不過，走來莫翁面前告訴。莫翁道：「我這裡原有蓑笠一副，是牧養的人一向穿的；又有短笛一管，也是牧童的本等。今拿出來交付與你，你好好去看養，若瘦了牛畜，要與你說話的。」牧童道：「再與我把傘遮遮身便好。若只是笠兒，只遮得頭，身子須曬不過。」莫翁道：「那裡有得傘？池內有的是大荷葉，你日日摘將來遮身不得？」寄兒唯唯，受了蓑笠、短笛，果在池內摘張大荷葉擎著，騎牛的去。牛背上自想道：「我在華胥國裡是個貴人，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勾了，卻叫我擎著荷葉遮身。」猛然想道：「這就是夢裡的黃蓋了，蓑與笠就是錦袍官帽了。」橫了笛，吹了兩聲，笑道：「這可不是一部鼓吹麼？我而今想來，只是睡的快活。」有詩為證：

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

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蓑笠臥月明。

自此之後，但是睡去，就在華胥國去受用富貴，醒來只在山坡去處做牧童。無日不如此，無夢不如此。不必逐日逐夜，件件細述，但只揀有些光景的，才把來做話頭。

一日夢中，國王有個公主招贅駙馬，有人啟奏：「著作郎言寄華才貌出眾，文彩過人，允稱此選。」國王准奏，就著傳旨：「欽取著作郎為駙馬都尉，尚范陽公主。」迎入駙馬府中成親，燈燭輝煌，儀文璀璨，好不富貴！有《賀新郎》詞為證：

瑞氣籠清曉。捲珠簾、次第笙歌，一時齊奏。無限神仙離蓬島，鳳駕鸞車初到。見擁個、仙娥窈窕。玉佩叮嚀風縹緲，嬌姿一似垂楊裊。天上有，世間少。那范陽公主生得面長耳大，曼聲善嘯，規行矩步，頗會周旋。寄華身為王婿，日夕公主之前對案而食，比前受用更加貴盛。

明日睡醒，主人莫翁來喚，因為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驢兒，一並交與他牽去喂養。寄兒牽了暗笑道：「我夜間配了公主，怎生顯赫！卻今日來弄這個買賣，伴這個人生。」跨在背上，打點也似騎牛的騎了到山邊去，誰知騎上了背，那驢兒只是團團而走，並不前進，蓋因是平日拽的磨盤走慣了。寄兒沒奈何，只得跳下來，打著兩鞭，牽著前走。從此又添了牲口，恐怕走失，飲食無暇。只得備著乾糧，隨著四處放牧。莫翁又時時來稽查，不敢怠慢一些兒。辛苦一日，只圖得晚間好睡。

是夜又夢見在駙馬府裡，正同著公主歡樂，有鄰邦玄菟、樂浪二國前來相犯。華胥國王傳旨：命駙馬都尉言寄華討議退兵之策。言寄華聚著舊日著作衙門一乾文士到來，也不講求如何備御，也不商量如何格鬥，只高談「正心誠意，強鄰必然自服」。諸生中也有情願對敵的，多退著不用。只有兩生獻策他一個到玄菟，一個到樂浪，捨身往質，以圖講和。言寄華大喜，重發金帛，遣兩生前往。兩生屈己聽命，飽其所欲，果那兩國不來。言寄華誇張功績，奏上國王。國王大悅，敘糸軍功，封言寄華為黑甜鄉侯，加以九錫。身居百僚之上，富貴已極。有詩為證：

當時魏絳主和戎，豈是全將金帛供？

厥後宋人偏得意，一班道學自雍容。

言寄華受了封侯錫命，綠拔袞冕，鸞路乘馬，彤弓盧矢，左建朱鉞，右建金戚，手執圭瓚，道路輝煌。自朝歸第，有一個書生叩馬上言，道「日中必昃，月滿必虧。明公功名到此，已無可加。急流勇退，此其時矣。直待福過災生，只恐悔之無及！」言寄華此時志得意滿，那裡聽他？笑道：「我命中生得好，自然富貴逼人，有福消受，何幼過慮，只管目前享用勾了。寒酸見識，曉得什麼？」

大笑墜車，吃了一驚，醒將起來，點一點牛數，只叫得苦，內中不見了二隻。山前山後，到處尋訪蹤跡。原來一隻被虎咬傷，死在坡前；一隻在河中吃水，浪湧將來，沒在河裡。寄兒看見，急得亂跳道：「夢中甚麼兩國來侵，誰知倒了我兩頭牲口！」急去報與莫翁，莫翁聽見大怒道：「此乃你的典守，人多說你只是貪睡，眼見得坑了我頭口！」取過匾擔來要打，寄兒負極，辨道：「虎來時，牛尚不敢敵，況我敢與他爭奪救得轉來的？那水中是牛常住之所，波浪湧來，一時不測，也不是我力擋得住的。」莫翁雖見他辨得也有理，卻是做家心重的人，那裡捨得兩頭牛死？怒咩咩不息，定要打匾擔□下。寄兒哀告討饒，才饒得一下，打到九下住了手。寄兒淚汪汪的走到草房中，摸摸臂上痛處道，「甚麼九錫九錫，到打了九下屁股！」想道：「夢中書生勸我歇手，難道教我不看牛不成？從來說夢是反的，夢福得禍，夢災得哭。我自念了此咒，夜夜做富貴的夢，所以日裡到吃虧。我如今不念他了，看待怎的！」

誰知這樣作怪，此咒不念，恐怖就來。是夜夢境，范陽公主疽發於背，偃蹇不起，寄華盡心調治未痊。國中二三新進小臣，逆

料公主必危，寄華勢綫將敗，撫拾前過，糾彈一本，說他禦敵無策、冒濫居功、欺君誤國多事件。國王覽奏大怒，將言寄華削去封爵，不許他重登著作堂，鎖去大窖邊聽罪，公主另選良才別降。今旨已下，隨有兩個力士，將銀鑰鎖了言寄華到那大冀窖邊墩著。寄華看那冀穢狼藉，臭不堪聞，歎道：「我只道到底富貴，豈知有此惡境乎？書生之言，今日驗矣！」不覺號啕慟哭起來。

這邊噙淚而醒，啐了兩聲道：「作你娘的怪，這番做這樣的惡夢！」看視牲口，那匹驢子蹇臥地下，打也打不起來。看他背項之間，乃是繩損處爛了老大一片疙瘩。寄兒慌了道：「前番倒失了兩頭牛，打得苦惱。今這眾生又病害起來，萬一死了，又是我的罪過。」忙去打些水來，替他操洗腐肉，再去拔些新鮮好草來喂他。拿著鏢刀，望山前地上下手斲時，有一科草甚韌，刀斲不斷。寄兒性起，連根一拔，拔出泥來。泥松之處，露出石板，那草根還纏纏繞繞絆在石板縫內。

寄兒將楔刀撬將開來，板底下是個周圍石砌就的大窖，裡頭多是金銀。寄兒看見，慌了手腳，擦擦眼道：「難道白日裡又做夢麼？」定睛一看，草木樹石，天光玉影，眼前歷歷可數。料道非夢，便把楔刀草根一撩道：「還幹那營生麼？」取起五□多兩一大錠在手，權把石板蓋上，仍將泥草遮覆，竟望莫翁家裡來見莫翁。未敢競說出來，先對莫翁道：「寄兒蒙公公相托，一向看牛不差。近來時運不濟，前日失了兩牛，今蹇驢又生病，寄兒看管不來。今有大銀一錠，納與公公，憑公公除了原發工銀，余者給還寄兒為度日之用，放了寄兒，另著人牧放罷。」莫翁看見是錠大銀，吃驚道：「我田家人苦積勤贖了一世，只有些零星碎銀，自不見這樣大錠，你卻從何處得來？莫非你合著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歹事？你快說個明白，若說得來歷不明，我須把你送出官府，究問下落。」寄兒道：「好教公公得知，這東西多哩。我只拿得他一件來看樣。」莫翁駭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寄兒道：「在山邊一個所在，我因所草掘著的，今石板蓋著哩。」

莫翁情知是藏物，急叫他不要聲張，悄悄同寄兒，到那所在來。寄兒指與莫翁，揭開石板來看，果是一窖金銀，不計其數。莫翁喜得打跌，拊著寄兒背道：「我的兒，偌多金銀東西，我與你兩人一生受用不盡！今番不要看牛了，只在我莊上吃些安樂茶飯，拿管帳目。這些牛只，另自僱人看管罷。」兩人商量，把個草蓐來裡外用亂草補塞，中間藏著窖中物事。莫翁前走，寄兒駝了後隨，運到家中放好，仍舊又用前法去取。不則一遭，把石窖來運空了。莫翁到家，歡喜無量，另叫一個蒼頭去收拾牛只，是夜就留寄兒在家中宿歇。寄兒的牀鋪，多換齊整了。寄兒想道：「昨夜夢中吃苦，誰想冀窖正應著發財，今日反得好處。果然，夢是反的，我要那夢中富貴則甚？那五字真言，不要念他了。」

其夜睡去，夢見國王將言寄華家產抄沒，發在養濟院中度日。只見前日的扣馬書生高歌將來道：

落葉辭柯，人生幾何！六戰國而漫流人血，三神山而杳隔鯨波。住誇百斛明珠，虛延遐算；若有一後芳酒，且共高歌。

寄華聞歌，認得此人，邀住他道：「前日承先生之教，不能依從。今日至於此地，先生有何高見可以救我？」那書生不慌不忙，說出四句來道：

顛顛倒倒，何時局了？遇著漆園，還汝分曉。

說罷，書生飄然而去。寄華扯住不放，披他袍袖一摔，閃得一跌，即時驚醒。張目道：「還好，還好。一發沒出息，弄到養濟院裡去了。」

須臾，莫翁走出堂中。原來莫翁因得了金銀，晚間對老姥說道：「此皆寄兒的造化掘著的，功不可忘。我與你沒有兒女，家事無傳。今平空地得來許多金銀，難道好沒取得他的。不如認他做個兒子，把家事付與他，做了一家一計，等他養老了我們，這也是我們知恩報恩處。」老姥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我們眼前沒個傳家的人，別處平白地尋將來，要承當家事，我們也氣不乾。今這個寄兒，他見有著許多金銀付在我家，就認他做了兒子，傳我家事，也還是他多似我們的，不叫得過分。」商量已定，莫翁就走出來，把這意思說與寄兒。寄兒道：「這個折殺小人，怎麼敢當！」莫翁道：「若不如此，這些東西，我也何名享受你的？我們兩老口議了一夜，主意已定，不可推辭。」寄兒沒得說，當下納頭拜了四拜，又進去把老姥也拜了。自此改姓名為莫繼，在莫家莊上做了乾兒子。

本是驢前廝養，今為舍內螟蛉。

何緣分外親熱？只看黃金滿贏。

卻是此番之後，晚間睡去，就做那險惡之夢。不是被火燒水沒，便是被盜劫官刑。初時心裡道：「夢雖不妙，日裡落得好處，不象前番做快活夢時日裡受辛苦。」以為得意。後來到得夜夜如此，每每驚魔不醒，才有些慌張。認舊念取那五字真言，卻不甚靈了。你道何故？只因財利迷心，身家念重，時時防賊發火起，自然夢魂顛倒。怎如得做牧童時無憂無慮，飽食安眠，夜夜夢裡逍遙，享那主公之樂？莫繼要尋前番夢境，再不能勾，心裡鶻突，如醉如癡，生出病來。

莫翁見他如此，要尋個醫人來醫治他，只見門前有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將來，一稱善治人間恍惚之症。莫翁接到廳上，教莫繼出來相見。原來正是昔日傳與真言的那個道人，見了莫繼道：「你夢還未醒麼？」莫繼道：「師父，你前者教我真言，我不曾忘了。只是前日念了，夜夜受用。後來因夜裡好處多，應著日裡歹處，一程兒不敢念，便再沒快活的夢了。而今就念煞也無用了，不知何故。」道人道：「我這五字真言，乃是主夜神咒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『善財童子參善知識，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城，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。神言：我得菩薩破一切生癡暗法，光明解脫。』所以持念百遍，能生歡喜之夢。前見汝苦惱不過，故使汝夢中快活。汝今日間要享富厚，晚間宜受恐怖，此乃一定之理。人世有好必有歉，有榮華必有銷歇，汝前日夢中豈不見過了麼？」莫繼言下大悟，倒身下拜道：「師父，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□全的事，要那富貴無干，總來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，不如跟的師父出家去罷！」道人道：「吾乃南華老仙漆園中高足弟子。老仙道沒有道骨，特遣我來度汝的。汝既見了境頭，宜早早回首。」莫繼遂是長是短述與莫翁、莫姥。兩人見是真仙來度他，不好相留。況他身子去了，遺下了無數金銀，兩人盡好受用，有何不可？只得聽他自行。莫繼隨也披頭髮，挽做兩丫髻，跟著道人云游去了。後來不知所終，想必成仙了道去了。看官不信，只看《南華真經》有吐一段團果。話本說徹，權作散場。

總因一片婆心，日向癡人說夢。

此中打破關頭，棒喝何須拈弄？